

AUG 20 1947

民潮

第十一期要目

社論：評魏德邁來華

當前政局的一般形勢

鄧初民

及其具體特徵

民主與道德・教育

陳樹渠

致國民黨民主政團的一封公開信（轉載）

時與潮

國民黨的第二次全國

代表大會

天雁

真園吟艸

陳銘樞

民聯南方執行部斥「總動員」的荒謬

民潮副頁——反內戰

民國八年六月一日出版

社潮民：行發

編主梁樹陳

印督張明克

過去魏德邁會替國民黨反動派做得好事多了！往事且不談吧，他現在又來中國幹嗎呢？

魏德邁之來華，是在國民黨反動派全國總動員令頒發之後，討論如何搜刮民糧的糧食會議召開之前，而且，是正在軍事前線處處失敗之時。換言之，是國民黨反動派在最苦悶，在最沒有辦法的時候，魏德邁就來了。所以，南京的官兒們也就稍有喜色了。

美國的「時代」週刊上，有一段話說得正好：「魏德邁的使命，並非意味着美國對華政策有根本上的改變。蔣介石政府之應加援助，這是毫無問題的。而唯一的問題，只在怎樣援助以及根據甚麼條件援助而已。南京迫切的需要，比從前更大。紙幣的濫發沒有止境，南京的軍隊有掉大部份東北的危險，而且人民支持的程度也降低了。它非常需要錢來重修鐵道和港口設備，建築動力廠。南京對其需要總算，有二十五億美元。」南京官兒們之稍來喜色，這就不難解釋了。

大家都知道，今天的美國的杜魯門主義，決不會改變其對華政策的。但是，中國政治問題，自馬歇爾調解失敗之後，國民黨反動派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都吃敗仗。孫科的悲鳴，也就無異向美國作最後的撒嬌——美國上吊。到底應該怎樣把南京政府加強一強，打什麼強心呢？於是乎，魏德邁來了。不論魏德邁怎樣掩飾其來華的任務，說是「調查」，是一「蒐集事實」，其骨子裡却着重在美國援助國民黨反動派政府的方式和條件，這是很明白的事實。

如果如此，那麼標榜的來華，將更加深中美兩國的裂痕與仇怨，亦將延長中國的內戰，加深人民的痛苦。這將不單是中美兩國的不幸，也是整個世界和平之不幸。

中國是以三民主義的精神為立國之基礎的，因而在外交上，尊重真正的互相平等與互惠。就在這平等與互惠的原則上，我們還歡迎任何一個國家對中國在經濟上和建設上的種種幫忙，促進中國本身的安定與繁榮，進而促進整個世界的安定與繁榮。

但是，中國的壞政府却走錯了路，反動派為了鞏固其獨裁專制政治，為了與全國愛好和平的人民作殊死戰，他就不惜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以作孤注一擲的大賭博。而美國的援華政策，却正上了當，以為扶植起國民黨的反動派，美式裝備了反動派的軍隊，就可以使反動派取得軍事勝利，中國就可以得到安定，因而美國也可取各種特殊的利益。但是事實上，美國的政策，却落了空，却加深了中國內部的紊亂。美國的物質援助，不單如投入了無底洞，毫無效果，反而惹起全國人民的一種強烈的反美情緒。這在美國本身利益而言，也是不合算的。這也難怪美國有些財閥們和大部分的美國人民，都反對美國錯誤的對華政策。

今當魏德邁在「調查」，「蒐集事實」之際，願魏德邁正視中國的政治實際，正視中國人民的民主力量。國民黨反動派的力量，已成為強弩之末了，要以武力來統一中國，早已成為一種幻想。中國決不能成為希土第二。請美國不要再上國民黨反動派的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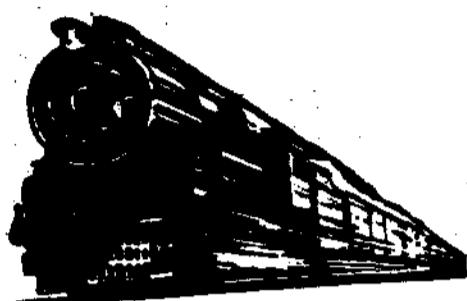
我們站在平等互惠的外交原則上，對任何國家，一視同仁，不反蘇，也不反美，問題在對方是否尊重我們的主權及人民的意志而已。假如魏德邁昧于此理，他不單將為中國人民所不滿，還要受到美國大部分人士的反對，這是可斷言的。

(社論)

華來邁德評

當前政局的一般形勢及其具體特點

鄧初民



時局的發展，政治的演變，在最近的一些日子裡，差不多都比較人們的意料要快速些，而且更是五花八門，千變萬化，其複雜性，多樣性，隨時把人們的頭腦擰亂，叫你認不清時局發展的真象，政治演變的線索，這樣就使得人們的工作。努力奮鬥，都失掉方向，因而就受到迷惑以致於犯錯誤。

所以任何人——不論男女老少——只要是過政治生活的人，都要時時刻刻睜大着眼睛，提高着警覺，密切注意時局的發展，政治的演變，從其複雜性中，多樣性中，分析出問題的本質，把握着政治的路線，以加強自己的工作，努力奮鬥！

我們試看自從日寇投降以來，忽而政協，忽而撕毀政協決議；忽而停戰，忽而破壞停戰協定；忽而打仗，忽而和談；忽而邊打邊談，忽

而只打不談，可算已極波譎雲詭之能事。本來去年（一九四六）六月談判破裂，內戰就在大打特打，然而不肯內戰打得多兇，國民黨反動派却一直沒有放棄他的「政治解決」的宣傳。就在今年六月二日，國民黨反動派御用的參政會，還是全體一致「請政府再度申明繼續貫澈以政治方式解決中共問題的方針」，不料就在七月四日，國民黨反動派却來了一個什麼「勘平共匪叛亂總動員」令，這都是好像無從理解的。何況在這些事變的過程中，一會兒國民黨反動派在那裡哭了，說什麼洋爸爸把我們拋棄了，像一個薄倖郎拋棄一個「棄婦」一樣，自嘆連希臘，土耳其都不如；一會兒國民黨反動派又在那裡笑了，說什麼我們有了歡暢的一萬三千萬發子彈，我們的「老友摯友」魏德邁就要來。美帝國主義者本來是要「由以飛機機械及其他物質起直至支援中國某些特別計劃的貨款」的，然而由於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的反對，且由於美國反動派內部的意見也有分歧，美帝國主義却也只能用比較掩藏的方式把軍火供給國民黨反動派，甚至不能不用拖延貨款的姿態企圖造成一種不熱心支持中國內戰的幻象，這也都是好像無從理解

的。其實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我們眼睛睜得大，警覺性提高。

無論怎樣複雜，多樣，無論怎樣五花八門，千變萬化，政治戰線總只有兩條：一條是美帝國主義支持的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地主，大資本階級，買辦，軍閥，官僚，地痞，流氓，四，貪污土劣，四大家族等等少數人的賣國，獨裁，內戰，反動的統一戰線；一條是全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及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政黨所擁護的各民主黨派，各民主人士包括中國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中小地主，開明士紳，少數民族，海外華僑，及其他愛國份子等等多數人的反賣國，反獨裁，反內戰的民主統一戰線。這裡沒有什麼第三條中間路線，也沒有什麼變相的中間政治路線。

無論怎樣複雜，多樣，無論怎樣五花八門，千變萬化，政治目標總只有兩個：一個是美帝國主義支持的國民黨反動派背叛政協決議，破壞政協路線，反對民主的聯合政府，以便堅決執行賣國，獨裁，內戰政策的政治目標；一個是全中國人民所擁護的各民主黨派各民主人士遵守政協決議（現在今天來說已不能認政協決議為完善），恢復政協路線，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以便堅決執行其反賣國，反獨裁，反內戰政策的政治目標。這一政治目標不是別的，正是革命的三民主義的政治目標，這一政治目標的實現，也就是總理致力國民革命四十年志願的實現。

然而這只是一般的政局形勢或陣營，如果更進一步的加以分析，就可能具體的指出這兩條政治戰線，兩個政治目標中許多清楚明白的特點。這就是：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亦即抗戰結束以後的中國國民黨反動派，使得日寇雖然投降，中國並沒有獨立，反而招來比日寇更兇殘，更狡猾的美帝國主義；汪精衛漢奸政府雖然跟着日寇的投降而垮台，中國人民並沒有得到自由民主與和平，國民黨反動派帶給人民的壓迫與災難更大；一句話：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政府，較之日帝國主義和汪精衛漢奸政府實有過之無不及，由於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

動派代替了日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汪精衛的地位，採取了依靠美國幫助，不得不賣出民族利益，亦即採取把中國變成美國殖民地的政策，堅持發動內戰的政策，及堅持加強法西斯獨裁統治的政策，他們就宣佈決心與全中國人民為敵，他們就把全中國各階層人民置於飢餓和死亡的境地，因而就迫使全中國各階層人民不能不更加團結起來，不能不把民主的統一戰線一天一天擴大，使國民黨反動派一天一天孤立。

二，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政府，並不是赤手空拳來與全中國人民為敵的，他有著兩套法寶：一是武力鎮壓，一是政治欺騙，雖然他的軍事戰線，政治戰線，都是屢吃敗仗。而在他沒有最後放棄其政治解決的欺騙宣傳以前，在他沒有用錢的事實，例如對要飯吃要和平要自由的學生嚴厲鎮壓，封閉自由主義的報紙，逮捕暗殺或明殺廣大民主人士及新聞記者，証實其政治欺騙以前，還有不少人，尤其是所謂好心腸的中間派人士，是對他有著某些幻想的，但從他在各種事實上打了自己的耳光，尤其是在「方寸已亂」的情況之下，頒發了什麼「總動員令」之後，那就除非白痴才受他的騙，上他的當，至於全國人民，各民主黨派，乃至好心腸的中間派人士，今天都懂得，不，都清楚明白的認識了只有和美帝國主義及國民黨反動派政府作你死我活的鬥爭，才有出路，而且已經使得這種你死我活的鬥爭迅速發展下去，擴大開去。

三，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亦即抗戰結束以後的世界與中國都變了，換言之，即國內外形勢都變得對於中國人民運動人民解放有利。就世界來看，美帝國主義比日寇更凶惡更狡猾，雖是鐵一般的事實，但使美帝國主義對華侵略也有着前所未有的困難，也是鐵一般的事實。大戰結束已經兩年，帝國主義施加國內的人民生活還在繼續惡化，美帝國主義的經濟恐慌也日益逼近，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到底確

號，尤其是美帝國主義直接間接所支持的各反動國家各反動政府，都是些腐化變調的東西，毫不中用，使得它的經濟（金元）政治（軍火）的支持都不生效，而且美國全體人民就首先出來反對他們這種倒行逆施的反動政策及其擴張主義，侵略主義，而在另一方面，世界民主壘壘的蘇聯及戰後新起的新民主主義國家，都日趨鞏固，帝國主義內部的人民勢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勢力，亦日益堅強。尤其是中國的人民勢力，已經到了前所未有的壯大。就中國來看，國民黨反動派的暴政，超過了中國歷史上任何賣國賊和獨裁者的暴政，超過了袁世凱和汪精衛，因之他所遭受的人民反對，也超過了中國歷史上任何賣國賊和獨裁者所遭受的反對，超過了袁世凱和汪精衛。國民黨反動派的武力鎮壓政策，不僅沒有消滅人民武力，而且把他們裝備得更強大了，鍛鍊得更有力了，對於學生及民主運動的逮捕，屠殺，摧殘，壓迫，不但沒有消滅民主運動，而且擴大和加速了民主運動。國民黨反動派在僅僅一年的戰爭中，其正規軍就已經被人民武力殲滅了一百個旅，這就是國民黨反動派前途異常危險的重要指標，也就是國民黨反動派頭子自己承認的「生死存亡關頭」的指標。我說國內外形勢都變得對於中國人民運動，人民解放有利，其根據就在這裡。

四、兩條政治戰線，兩個政治目標的鬥爭，現在與過去也有了不大相同之點，這就是全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像今天一樣認識美帝國主義的面孔及其一貫扶植支持中國國民黨反動派打內戰的政策這樣透澈；也從來沒有像今天一樣認識國民黨反動派離開了美國的援助就要垮台及其「氣急奄奄，日薄西山」的無力這樣透澈；因而也就從來沒有像今天一樣確信自己的力量一定能消滅國民黨反動派取得最後勝利，而且確信這個勝利一定在不會太久的期間就會到來。這是一點。

另外，過去中國某些人，尤其是所謂中間派人士，有一個固執的看法：這就是說內戰是打不出什麼結果來的，國民黨反動派固然不能打垮或消滅人民的武力；反之，人民的武力也不能打垮或消滅國民黨反動派。這在今天也不同了。甚至中間派人士也確信國民黨反動派如不度

德不量力，不及早覺悟，聽從人民的意旨，自動停止內戰，內戰打下去，一定會打出結果來。其結果一定是國民黨反動派被打垮，被消滅；一定是人民的武力被加強以致獲取光輝的勝利。美帝國主義者怎樣呢？它在大海中抓着的不過是一葉無力的浮萍，也只好隨着可憐的浮萍（國民黨反動派）同遭「滅頂」之災吧！一起碼也要拖它把半截身子沉在海裏。

以上我們是從一般的形勢分析到具體的特點，然而結論却只有一個，這就是國民黨反動派快要完蛋了。

有人說：不然，國民黨反動派「下了總動員令」，總動員一下，就會有辦法。就可以救命；接着，「聖誕老人」，「欽差大臣」（其實都不是），美帝國主義罪惡政策的執行者魏德邁也來了。魏德邁一來，就會有辦法，就可以救命。其然，豈其然乎？

大家都知道，總動員在各方面——軍事方面，經濟方面，政治方面，雖然不下令，已經是很久的事了，試看國民黨反動派的正規軍合計是二百四十八個旅，用於進攻中國人民的已經陸續增加到二百二十六個旅，還還不算軍事的總動員嗎？國民黨反動派的法幣發行額，在抗戰前是十四億，日本投降前是五十億，這次下總動員令前據最低估計，已是十六萬億以上，差不多一日二十四小時都在動員印刷機印法幣，這還不算經濟的總動員嗎？國民黨反動派的真正的政治總動員，也可以說早開始於日寇投降以後，例如他的破壞政協決議，撕毀停戰協定，壓迫，摧殘，逮捕，屠殺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召開偽國大，制定偽憲法，改組馬歇爾所讚許的自由分子的政府，一直到動員孫科，鄧魯，王龍惠之流的總理的不肖之子及叛逆黨徒，發出反蘇媚美的狂吠，這還不算政治的總動員嗎？

然而有什麼用呢？總動員就是總崩潰，換言之，總動員令之頒發，決不是國民黨反動派強的表現，恰恰相反，正是一種死前掙扎。在歷史上我們還沒有看見任何垂死的反動派自動下台的事情；也沒有看見任何垂死的反動派於其死期到來之前不使出吃奶的力用盡所有的方法以圖苟延殘喘的事情。這一點，國民黨反動派頭子已經不打自

招了，他說：「正如古語所說，燕雀巢於危幕之下，而不自知其危。」

……」他把他們的政權比作「危幕」，認為一切依賴他的人，都是巢於「危幕」之下，有人說，「這確是一個不小的發現，雖然發現太晚。」我却說：還是他的不打自招，雖然招得太晚。總動員令之頒發，只是國民黨反動派垂死的掙扎，亦是無力的表現，這一點，倫敦泰晤士報說得更中肯。當孫科們發出反蘇媚美的狂吠，叫囂一陣之後不久，就頒發了所謂總動員令。七月五日倫敦泰晤士報特發表一篇社論，題為「中國問題之展望」，開頭便說：「中國國民政府副主席孫科先生最近發表一談話，謂南京政府目前的危機極為嚴重，昨日（即七月四日——筆者）南京政府國務會議，則已頒佈全國總動員令。自孫科發表談話後，南京政府昨日之舉措，已係意中事。孫科謂中國目下

一切內憂外患，都由於蘇聯對中國干涉之所致，此說實無一駁之價。最近新疆當局與蒙古共和國之衝突，以及因南京政府不度德，不量力，貿然採取剿共政策而遭受之挫敗，不復漫無憑據的歸罪於蘇聯。按孫科此次談話之主要目的，乃向美國求援，因此，不得不故作聲人聽聞之語，認美國對南京政府如不與以軍事上及經濟上之援助，則蘇聯之勢力將在中國日益膨脹，以此恐嚇美國民衆。但孫科談話中又有耐人尋味之一點，即孫氏此次已坦白承認南京政府如無美國外援已無進行內戰之能力。」這一個歷來僞裝親蘇，僞裝民主，祇要有錢有官就無所不為的內戰幫兇和內戰嗜血者——總理的不肖之子孫科也不打自招了。他在總動員令下後，記者問他，「內戰是否提前結束？」他甘脆的答覆：「除非上帝，誰也不曉得，」真的！他們的命運，國民黨反動派的命運，只有乞憲於上帝了。

總之動員也救不了命，救不了總崩潰！

魏德邁之以特使資格來華，這對於國民黨反動派的確是一個不小的鼓舞，這又等於給垂死的病夫，打了一針嗎啡。國民黨反動派每一次對人民的進攻，都是直接間接受着美帝國主義的鼓動的。例如前年（一九四五年）雙十協定剛一簽字，反動派即於十月十三日密令馳回，這是受了美帝國主義用刑機，用軍艦把反動派軍隊從峨嵋山運輸

到人民解放區去，接受人民的主權的鼓動的（當時的執行者就是現在來華調查的魏德邁特使）；去年（一九四六年）上半年的內戰，是受了美國軍調部的代表對東北停戰的怠工和馬歇爾援華建議的鼓動的；去年下半年的全面內戰和決心召開一黨國大，是受了美國國務院的延長對華租借法案，和繼續軍事援華法案，以及讓售太平洋剩餘物資的鼓動的；今年（一九四一年）上半年迫使中共京滬渝代表飛返延安，并於不久之後進一步佔領延安，是受了馬歇爾撤退軍調部，並援以改組無共產黨的聯合政府的錦囊妙計的鼓動的；最近公然否認中共的合法性，通緝中共領袖毛澤東，同時決心頒發總動員令，又顯然是受了美國供給他一萬萬三千萬發子彈，解禁售賣軍火，並考慮新的貸款和新的援華計劃的鼓動的。

那麼，照此推論，魏德邁這次以特使資格，率領顧問一批，來到中國和朝鮮作六個星期的調查，將更會要鼓動他作出更反動的事。但可惜的是國民黨反動派政府，在他主子的眼中，已經只同可憐的殖民地的朝鮮差不多，援助是不成問題的要援助他到底的，有些人把美國對華政策作這樣那樣的估計，甚至認為他會中止援助國民黨反動派，這是極端錯誤的。但絕不能不受幫兇者與被幫兇者主觀力量（條件）的限制。因此，魏德邁此次重新踏上中國國土，重新作一次調查，已後作爲更進一步援助國民黨反動派的根據時，不管他懷着任何「慈父愛子」，「老牛舐犢」的任何好心腸，他總不能不發現如下許多事實：（一）他一定要發現援助和人民武力把國民黨反動派軍隊打得落花流水的，並不是蘇聯或朝鮮共產黨。而正是自己親手交給國民黨反動派的美國的武器彈藥，（二）他如要調查國民黨反動派的軍事力量，究竟還可支持多久，他一定就會發覺他的確不能支持好久了，他的軍隊已被人民軍隊殲滅了一百個旅，人民軍隊已吹起大反攻的號角。

（三）他如果真的要知道中國人民的意見，真的要向中國老百姓一次對人民的進攻，都是直接間接受着美帝國主義的鼓動的。例如前年美國軍官所說的一樣，人民「已不得政府場合」，（四）他如果把國民黨的反動派總動員的實質意義和象徵主義調查一番，他也一定會

發覺反動員令的頑強，不過是因為他們的軍事威壓和政治欺騙這兩套主要方法，都已無效，總動員就是總崩潰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幫兇者儘管再好心腸些，再積極些，他們是不能不受被幫兇者之太不中用的主觀條件的限制的。何況幫兇者的主觀條件也不能不大受限制，很明顯的是美國人民反對杜魯門主義，反對擴張政策，即在美國資產階級的內部也這分裂出了華萊士一派，民主黨和共和黨因爭明年的總統選舉而互相對立，即大資產階級內部，如塔虎脫與范登堡亦因對於如何擴張的具體政策問題，發生了分歧。尤其是馬歇爾計劃在歐洲的碰撞，一向精明的西歐集團的如意算盤打不通外，還受到美英法矛盾日益尖銳化的威脅，試看法總理拉馬第亞已在教訓馬歇爾了，他說：「在我們看來，法國，英國，比利時，所有那些曾經跟德國作戰的國家，都有一種不可爭辯的優先權。我們這些老歐洲告訴你們年青的美洲：被害者必須比屠殺者佔先，德國的復興只能在我們的復興之後。」

（見路透社巴黎七月二十日電）又法國已通知美國說：「如果馬歇爾計劃要重建德國，不能滿足法國的安全要求時（比項要求是將萊茵區從德國剝分開來，並把魯爾國際化），法國不能遵循馬歇爾計劃。」

（見合衆社華盛頓七月二十日電）英外相貝文也被上羅斯福的外套了。「貝文的演詞，預示英國外交政策的變遷又將有所改變……貝文對議院說：英國在國際問題上應該做一座『橋樑』，『尋求美蘇團結的途徑』，這是故總統羅斯福的目標——做英蘇之間的調人。正當英法日益號召謂美國正設法接收德工業區魯爾並成為西歐霸主之際，貝文突然被上了羅斯福的外套，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亦見合衆社華盛頓七月二十日電）這些國內外的矛盾，都使得美國幫兇者的主觀條件大受限制。即令沒有這些矛盾，美帝國主義企圖一手支撐全世界多國的，腐化寡頭的反動勢力，來反對全世界的人民（連美國人民在內），這是決定做不到的。

魏德邁已於本日（廿二日）駕抵南京了，因此南京的親信，却也只能這樣說：「南京官方人士對魏德邁衝命來華，大都表示興奮和歡迎……然也並不喜形於色，而持有相當保留態度，顯得很深沈。」（見

新生晚報南京特派記者林真勸信，載二十二日該報）而據大美晚報且提出了警告說：「縱然魏德邁也許是『中國的老朋友及摯友』，魏氏也不致像聖誕老人那樣在來時「肩上揹有裝滿了給孩子的恩物的一隻襪子」。（見路透社七月二十日電）「南京方面的美國商人，將歡迎經濟情勢的改進，因為這將直接有利於他們。但他們相信，不管任何立即的改進，大批的款項，終將使局勢更為惡劣。盟國戰時的對華貸款，並未能防止目前的通貨膨脹……而聯總在中國的整個計劃，反能援助了這個廣大國家中一小部份的地區，而剩餘物質和聯總待賣的物質，都對於美商大為不利。美商表示：希望魏德邁將反是按照直接獲知的事實行事……」（見合衆社上海七月二十日電）據魏德邁抵京所發表的聲明，也是說：「鄙人的主要任務是實況的調查……我們所特別注意的是研究和考察中國政府，為謀中國復興而採取的措施的實效……」

以上說明了甚麼呢？剛剛說明了魏德邁來華，也救不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命。救不了總崩潰。

那麼，國民黨之反動派之總崩潰，之要被人民力量消滅，這已是一定的，必然的。儘管時局的發展，政治的演變，是五花八門，千變萬化，也掩蔽不了國民黨反動派之必然沒落的本質，儘管在他垂死掙扎之際，猶豫了甚麼總動員令，請來了甚麼特使，也挽救不了國民黨反動派之必然崩潰的命運。

但國民黨反動派之沒落與崩潰，並不意味着整個國民黨總理所遺下的革命的國民黨之沒落與崩潰。恰恰相反，這正意味著國民黨革命派（或民主派）之復興與挺立。國民黨的使命尚未完，總理遺下來的担子還很重，革命的三民主義的信徒，總理的忠實同志，應該趕快團結起來，並樹立遵循總理全部遺教的國民黨的領導機構，在全世界全中國的人民面前挺身站出來，趁國民黨反動派還在作垂死掙扎之際，齊心協力，和全國人民，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一道，討伐違背總理遺教的叛逆！

民主與道德·教育

陳樹渠

民主政治本來就是人類最高尚的道德行為。人類的最后目的，也無非是尋求平靜，自由和幸福。社會發生了階級，繁成了階級的道德觀念，這是社會的不幸，這社會一定有缺點。如果在今天民主革命時代裏，任何一個人還保持封建意識的階級（或專制剝削）觀念，那麼，這也將是他個人的不幸，這人一定在道德問題上，是有缺點的。所以，民主政治的實現和鞏固，必需國民把民主政治當作是一種道德行爲的標準。反民主就是中國舊有的社會制度在急速崩潰中，中國舊有的道德觀念，也在急速的崩潰中。本來倫理的道德觀念在中國本來佔有很悠久的很高的位置，自從五四運動把它根本否定之後，許多人都不敢再言道德，以為這是迂濶之論，這却很不應該。國民的新道德觀念——民主的道德觀念，在目前，却是非常需要的。因為道德行爲不是受法律裁判的被動的行爲，而是一種內心的自動的行爲，這是不能而且也不許「口是心非」的。許多英雄烈士之所以赴湯蹈火，至死無悔，就是因為他不違背他的良心，不違背他的道德標準，任何的威迫，利誘，都不改變他志向。這也可以解釋為甚麼李公樸聞一多先生，在特殊人物所恩賜的東西。

民主事業不是投機事業，不能因為民主事業快要成功了，看風使舵，「啊，我也來民主！」這樣做民主事業也是不道德的，自然我們不能拒絕任何人來說民主，既說民主，就要誠心誠意的來為民主而奮鬥，決不能計較個人的利害得失。獨裁者就是慣於使用這種手腕的，他看見民主勢力的膨脹，也舉起手來說：「我給你們民主，我給你們自由。」這也是看風使舵。到了民主真正對他的獨裁政治不利的時候，他又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究其實，民主和自由，也決不是特殊人物所恩賜的東西。

原濟民主事業的道德行爲，是從現實的

認識，是爲全人類的幸福做出發點的，對現實的認識越越清楚，則表現其道德觀念的行爲，也越加堅決，更一往無前，因此也就養成了一種超然豁達的胸懷，不以世俗牽累而改變他的初衷。這樣的內心境界，也就近乎儒家所謂的「浩然之氣」，馬列主義所謂的布爾塞維克精神，或宗教家所謂的虔誠和熱忱。有了這樣的內心境界和胸懷，那他的生活行爲，才能真正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很明顯地，民主事業的投機家，是沒有這樣的道德行爲的，因爲他要投機，他就不能不顧全個人的利害得失。再，古語又說：「大智大勇」。大智是甚麼？就是澈底的認識。大勇是甚麼？就是因爲實現認識而奮鬥的決心，也是表現其道德觀念的一種行爲。大勇的發生，由於大智，換言之，由於對現實世界之澈底的認識。

兩端，長首長尾，就是因爲對現實世界沒有認識。事情看不透，則表現其道德行爲的決心，也就不能貫澈，還是當然的。

總理給我們以偉大的理論和智慧，同時也給我們以革命的道德和決心。總理在三民主義中，會提及中國固有的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作爲革命道德的基礎。這的確是意思深長的。在此就不難體念到總理的目的，不外是使中國人民有良好的

道德，以鞏固三民主義的政治基礎。當然，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些還是抽象的道德名詞，專門討論抽象的名詞，是無謂的，主要的是，把這些名詞注以革命的民主的內容，才有生命，才有價值。

中國過去的舊官僚軍閥，好些人還是士大夫出身的人物。他們還多多少少在腦筋中保有一點舊道德，儘管他們的政治立場如何反動，不順時勢，他們在個人節操上，還不失爲清官，多少還顧起國人的責難。今天的反動派，却大不相同，儘管他們口口聲聲說什麼禮義廉恥，事實上，他們連中國的一點良好道德都丟棄盡了。他們採取中西反動政策的精華，造成東方的專制典型。搜括天下財富，離散天下子女，以供其少數集團的享樂與驕奢，而猶美其名曰「戡亂」，曰「行憲」。所以這些反動派，可以說是最最高峯的反動派，換言之，舊反動派之兇，遠不及其萬一。

翻開中國歷史來看，「馬上得天下」，是史有前例的，「馬上治天下」，則史無前例。在封建時代農民暴動的大動盪中「兵不厭詐，以機智，姦巧，求一時的勝利，可取得政權，是可以的。然這究非立國之道。今天是二十世紀了，今天的一切政治鬥爭，都可歸納爲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馬上得天下」的老方法，是走不通的了。中國今天民主的新興力量，一天一天的生長着，反動派無論

用任何殘暴的方法都不能抑殺這民主力量。今天和反動派的決鬥，已用不着「馬上得天下」的那種權術姦詐的老方法，而是以堂堂正正的人民的力量了。莫說從政治，軍事，經濟上，已經定了反動派的沒落，就單從國民的民主道德來說，也就證明反動派野蠻行爲的應該淘汰。——因爲人性始終要淘汰獸性。

這樣看來，我們爲民主事業奮鬥，並不在乎求取生前死後的榮譽。相反的，應該把生前死後的榮譽，視爲敝屣，無足輕重。民主事業不是角逐榮譽的場所。我們爲民主事業奮鬥，是因爲那是我們應負的責任，是做現代國民的一種日常生活，（沒有這種生活就會感到空虛，感到一種無名的悲哀），同時，也因爲那是現代國民的道德行爲。如果我們這樣了解民主和道德，那麼我們有什麼痛苦不能忍受，有什麼富貴榮華不能犧牲，有什麼困難能令我們屈服？耶穌爲救贖世人而被釘十字架，至死無悔，我們也應爲民主事業而被釘十字架，至死無悔。因爲肉體雖可受殺害，人性和心靈是不能稍受殺害的。

作爲個人的民主道德是如此，作爲一個政黨的道德，更應如此。政黨是一個集團的代表。成爲一個現代政黨所具備的條件，固然很多，而一黨的政治道德，尤是立黨的靈魂。失却了靈魂，那麼這政黨的政治主張，就不會澈底執行，就會朝秦暮楚，就會賣友求榮，當然，這個政黨也就會沒落。不信，且看青年民社兩黨的前途吧。一個下流社會

的集會，它的生命，還是靠「義氣」，「守信」來維持的。

在今天，還有容許沒有政治道德的政黨存在之理？試想國民黨在總理生前領導的時代，不但總理和一班革命同志在個人的私德上，令人仰慕，整個國民黨也現

露出一種獨特的政治風格。國民都相信國民黨是他們政治的救星。這是靠政治道德得來的代價。可是，這光榮的政治道德，被國民黨的反動派踐踏完了。反動派在背叛革命以來，就不斷的以最殘酷方法，來對付人民。人與人之間的溫暖，友愛，同情心，也就一掃無餘了。現在人心的敗壞，社會道德之普遍低落，不知廉恥，不顧良心，這風氣是國民黨反動派一手造成的。像這樣自私，殘酷，野蠻的國民，配得上廿世紀的人民嗎？所以，今天來救中國，我們把國民黨弄成像樣的政黨，並指引人民向善良人性發展，這是很重要的事。

今天，民主和反民主的決鬥，是總動員的全面的決鬥，即是說，不單是政治，軍事的決鬥，也是人性與獸性，道德與反道德的心靈決鬥。心靈決鬥四個字驟然看來似近唯心論的說法，但事實確是如此。我們具備了人性，具備了民主道德，心中發生一種熱力，信心和希望，而反動派却發了瘋，着了魔，亂叫亂咬，早已「方寸已亂」。所以，要取勝民主政治的勝利和鞏固，在國民心靈中養成一種民主道德心，無疑是很重要的精神武器。

器。

其次，再談教育。就一般而言，教育的任務，是教養後一代的國民，傳授以新的文化，使他們能够自覺其在國家社會上的地位，並發揮其智力，體力，及道德心來為國家和人民，為追求真理而奮鬥。總一句話說，教育的任務，就是使學生不僅能「讀書明理」，而且還能「學以致用」。

中國古代的教育，有所謂「六藝」的訓練。其中禮、樂，屬於德育，射、御屬於體育，書、數屬於智育。這在一派的教育方針而言，大致是不錯的。但是封建主義的教育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喚起人性，沒有注重人性，所以變成了奴隸教育，替統治者製造一大批的奴才。

民主時代的教育，應該和封建主義的教育完全相反。民主教育是尊重人性的，是算重理性的。因而民主教育的教育方法和封建主義教育的方法也完全不同。

不同的地方在那裡呢？第一，民主教育是把教育的對象擴充到全國的人民，首先不是少數人的特殊享受。一個沒有教育的國民，決不能了解他自己的人格和尊嚴，也就不會為民主事業而奮鬥。現在農村裏面的文化，如此普遍，確是民主事業的大障礙。試想，一個六七歲的牧童，天天在山上放牛，小牛一天天長大了，牧童也一天天長大了。牛的

聲音是「咩！咩！」牧童的聲音和思想也是「咩！咩！」此外一無所知。這樣長大起來的國民，如何能自覺他自己是國家的主人翁呢？所以民主教育的第一要義是全面的，是普及的教育。

其次，民主教育應該是現實的教育。教育不是一種遊戲，而是要使被教育者得到真正的現實的知識和技能，使每一個人都有自立的能力。換句話說，就是使人「學有所用」。因而對於中國現行的學校教育的一切措施上非有大大的改革不可。

很明顯地，中國目前的教育和民主教育的理想相差甚遠。罪魁就是中國的腐敗政治。腐敗政治使一切社會生活，不上軌道，而且也不許它上軌道。

本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裡面，學生是國家唯一可貴的文化資本。這些學生的政治感覺特別敏銳，而其政治行動亦特別純潔，特別勇敢。中國的學生青年尤其如此。中國幾次的革命浪潮，學生青年們都是一直站在前面，堅苦奮鬥。在落後的國度裡，學生青年，無疑是民主革命的愛國的一枝大軍。爲了中國的前途，爲了後一代人民的幸福，我們的教育，應該好好地保護這後一輩的青年學子，才是道理。在目前政治這樣混亂之中，人民求活不暇，要高談普及教育，未免言之過早。（雖然普及教育能清文盲，是立國的根本前提之一）因而，對現行在學校中受

教育的青年，更是文化萌芽的精華，更應該受到國家的珍惜和保護，才是道理。因為要建設一個新的國家，人力是基本的，而人才尤其基本的。

可是，教育事業和其他一切社會事業一樣，是社會現象之一，是不能脫離其社會性——尤其是政治性而獨立的。中國近幾十年來的政治紊亂，反響到中國教育在設施上，訓練上，教學方法上，甚至教育目的上，都造成了一番亂。二三十年來的教育，為中國製造了一些甚麼東西呢？很明顯的，是在替獨裁專制政治製造奴才。尤其是國民黨反動派在背叛革命之後，更是如此。

國民黨反動派壟斷教育摧殘青年的手段，比歷代封建暴君更來得巧妙，來得毒辣。他們是以流氓作風來對付教育的。第一是施行反動的黨化教育，抑制了學術思想的自由研究，助長了械壓，獨斷與盲服從。本來，在一個被壓迫的國家裡，施行合乎三民主義的精神的政治教育是很必要的，因為這樣，才可以提高被教育者的政治警覺，以加強其學習情緒。可是，反動的黨化教育却完全違背此意，反動派把教育當作統制文化的一種手段。一切學術思想的研究，都在禁之列。因此在教育方法上，祇許獨斷和盲目的服從，連「讀者明理」這最基本的教育目的，却丟棄了。其次，對付青年學生的毒辣，也是世所少見的。秦始皇之焚書坑儒，千古唾罵至今

。今天的反動派對青年學生的殺害，對文化事業的摧殘，其罪惡千百倍於秦皇。在清黨時期中，反動派為了維持其反動政權，其屠殺青年學生那種殘酷悲慘，至今還令人寒心。其後每一次青年運動，不管是如何純潔，坦白，天真可愛，反動派總是公然的以最不人道的流氓方法去對付，非使學生流血不止。這是該要的是什麼呢？很簡單，反動的獨裁政治，所需要的是奴才。學生們要學術思想自由，要求人權和民主，當然與獨裁政治是水火不相容的。

在這樣的教育制度和思想統制的政策之下，就使一般的青年陷于精神麻木的狀態中，把青年引上色性，放蕩和頹唐的道路上去。所謂德育就是絕對的盲目服從，絕不顧及青年之自發的道德修養；所謂智育就是背誦，考驗教科書，絕不顧及青年之學習研究的治學方法與興趣；所謂體育就是製造少數為校爭榮的體育健將，絕不顧及青年身體之發展與營養。此外，即使有一部分青年想在學校的不安定，圖書儀器之缺乏，思想之統制，這種種條件，亦足殘害身心而有餘了。

建國的基本是人，是人才。在這二十世紀的時代，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之對人才的重視，是舉世皆知的。反觀我國對後輩的青年，却天天在摧殘，天天在殺害，因而全國的學術，文化水準，也一天一天的低落。這樣的國家怎能在二十世紀時代中生存呢？古語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可見創造人才之艱難。樹人是國家的百年大計，是全國人民的事業，每一個國民都盡責任的。

民主是以全國人民為主的事業，所以我們做民主運動的人，不單要顧全在校學生的教育，而更重要的，要顧及全國人民的教育。全國大多數人民假如都沒有智識，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人民始終還不能作主，民主事業還是落空的。

(研究叢書)

次二第的黨民國 會大代表國全



章章章

國民黨的第
二次全國代表大
會是第一次大會

政綱政策的執行
者，它團結了革
命的農工羣衆，
奠定了北伐的基
礎。但是它軍事
成功，政治失敗
的原因何在呢？

這一點倒是很值
得我們溫習的。

要說明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意義，應該從國民黨的改組及第一次代表大會說起。毫不誇大的說，國民黨的改組，一方面固然由於國內的革命力量逐漸生長，尤其五四運動後反帝反封建意識和力量之日甚生長，而最重要的却是蘇俄十月革命之成功，而影響到國民黨本身的組織和革命力量的問題。效法蘇聯革命，幾乎在當時總理的革命作風上產生表現出來。四方革命的成功，使到總理亦認識並且醉心于中國農工的力量，以求東方革命的成功。蘇聯代表越飛來華跟總理詳細討論過中國政治問題之後，總理便以最堅決的意志，并以最堅決的手段，實行改組國民黨，於是乎有第一次的全國代表大會。

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除了通過准許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加入國民黨外，還通過國民黨的新黨章，新政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這大會宣言將中國革命情勢，作一澈底的估計，並批評當時流行的所謂立憲派，聯省自治派，和平會議派，商人政府派的幻想；其次，將三民主義的內容再加以充份的發揮，最後，提出最少限度對內對外的政策，作為革命的奮鬥目標。因此，這篇宣言，就變成了國民黨最鮮明的一面大旗。

不過，第一次代表大會，是國民黨初步的奠定了革命的方向而已，國民黨所控制的地區，只限於廣東一隅，各省的封建軍閥的反動力量，還非常雄厚，同時，各省的革命組織，有的根本還沒有存在。但不管如此，國民黨的革命面目已為全國民眾所認識了，尤其總理民十四年的北上宣傳，其所提出的對於解決時局的主張，對內掃除軍閥，對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及召集國民會議，對北方民衆尤有深刻的影响。自從第一次代表大會後，由於國共兩黨的合作，紛紛在各省成立秘密的黨部，從事農工的組織工作。所以到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時候，國民黨成爲農工革命運動最高潮的革命象徵了。

如果說，第一次代表大會是革命方向的奠定者，那麼，第二次代表大會就是北伐之革命力量的奠定者。第二次大會的最大特徵，就是全國各省的農民與工人，已經有組織的强大起來，大會變成革命力量的總檢閱，各地的工會和農民協會，變成了北伐的基本力量。（試想，以後在北伐的軍事進展中，各地農民，工人沿途送糧食茶水，幫助運輸，及敵後的起義，兩次大會，是很有意義的。）

——編者附註——

自民國十三年一月，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總理領導下，於廣州召開之後，事隔二年，爲了事實的需要，於十五年一月，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又在廣州召開。這時總理已經逝世，然而，總理所手訂的「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在這時期內，因爲被執行得非常堅決與徹底，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引到了極度的高潮，第二次代表大會，就是革命高潮的象徵。

都是北伐成功的主要原因。) 所以，第二次大會的宣言，也不會再提另外的主張，而仍以第一次大會宣誓對於三民主義的解釋及最少限度之政綱為中國之唯一生路，故對於主義，準備繼續努力，以求實效，對於政綱，亦無可修改，惟期其得見諸實行而已。由此，可見第二次大會是第一次大會所定政綱的執行者，同時也是北伐力量的奠基者。——大會的意義就如此。

就上述的一點意義來說，已是國民黨很大的收穫了。

本來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黨，它是代表中國內部各階層利益，即民族利益的份子的聯合戰線。這係廣泛的聯合戰線，只有有四十年革命經驗的戰士——總理，才能建立起來，和領導起來。總理以其獨特優秀的政治天賦，氣魄和決心，不怕把最急進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引進國民黨內，以加強這一條聯合戰線的革命力量。當是，國民黨內的對共的主張，但總理爲了中國革命的前途，就不顧一切，而將

農工的革命力量團結起來，所以有民國十三年的國民黨改組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總理逝世以後，革命的聯合戰線的政治領導，就不免失了重心，國民黨內一些「不識時務」的頑固分子，頓生異心，而國共兩黨缺乏合作的經驗，初次合作，作風難免不同，也就給頑固分子以攻擊容共的口實。所以黨內某些份子和反動勢力勾結而發生民國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愷被殺事件，以及有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平的西山會議派的出現，反對南方的革命集團。這是國民黨內反動份子嫉忌共，丟棄總理道敗的開始。但是這些傾軋並沒有使整個聯合戰線分化和動搖，十五年一月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把反革命份子清算，把革命力量團結更緊，更提總理遺教之必須實行。這一點，中國決不至弄成今天的政治混亂，那是毫無疑義的。但是自三月二十日事變後，軍人乘機跋扈，假借革命的面具，暗中培植私人勢力。因此急急於化伐，以期取

得軍事投機的勝利，來竊取黨權。如果當時黨內的政治基礎再弄好一點，將兩黨的合作，再加強

地問題。我們從這次歷史的經驗中，就不難知道，在北伐過程中，農民的土地問題，因爲沒得到普遍的解決，也是促成國共分裂的大原因。

儘管第二次大會過後，國民黨在政策的運用和執行上犯了多錯，但臺側說來，它還能擔負實際的任務，以求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大會政綱的全部實現。就在加強國共兩黨的團結，加強革命的聯合戰線這一意義來說，第二次大會，已經獲得很大的收穫了。

由於總理逝世後，國民黨還

堅持總理的革命遺訓，兩黨親密合作，培養農工的革命力量，中國革命也就達到最高潮了。如果中國革命始終堅持總理革命路線，進行轟轟烈烈的北伐，這種傳統的革命精神，一直維持到武漢政府，還是光芒萬丈。

寧漢分裂使國民黨的本身以及對中共的關係，却起了極大的變化，這也就是反帝反封建聯合戰線之革命與及革命的分化。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精神，從此就消逝了。此後，是黨內野心家和軍事投機家掌握了政權，竊據了黨權，把國民黨引向反動的反革命的道路上去，造成國民黨二十年的腐敗。

武漢政府失敗之後，國民黨內的一部分黨員向反革命投降了，一部分黨員參加新的繼續承繼總理遺教的革命鬥爭（國民黨民主派也從這時分裂出來而傳統下來的），一部分黨員則參加中共

的政綱，實爲中國之唯一出路，吾人於第一次大會閉幕以後，所提出於第一次大會之宣言，對於三民主義之解釋，及最少限度的努力者，僅爲掃除障礙，以準備一些「不識時務」的黨員，就反主義及政綱之實行，不獨主義之自身未能實現，即最少限度之政

的農民革命去了。

民國十六年的清算是革命的聯合戰線的分裂，是中國革命的無限悲痛的挫折。這時候的中共，爲了它的政治生存及革命任務，只好單獨一黨來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不管當時中共的蘇維埃的土地政策，在革命上的價值如何，而其注重農民的土地問題，而使到它成爲中國的第二大黨，這是很值得注意的。

，以竊取權柄的陰謀。黨內之分裂，實在就是由此開始，這也就是中國廿年來內戰的戰禍種子。

其次，就是因為黨的基本沒有鞏固，黨的路線着重軍事，因而不能乘各地農工運動的狂熱，滿底執行總理所訂革命政策的政治鬥爭，因而各地農工運動，不够力量來保證黨的政治勝利。所以狂熱的農工運動，不久就被黨內的反動派高壓下去。如果在北伐期中，着實注意農民的土地政策，則中國革命將又另成一個局面，反動派的陰謀，必無所施其

拔。那是可以斷言的。

治失敗的原因

第二章 民主黨派的勝利和失敗
在中國革命史還是沒有合作的經驗，共同合作，本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何況在黨內合作，那更是一件更困難的事。中共在黨內合作期間，總的政治路線上雖不無貢獻，而在作風及技術上，總難免有過分之處。至于國民黨內份子複雜，良莠不齊，藉口反共，以作其背叛道教的掩護。第二次大會以後，不能及時糾正兩方的傾軋，以堅決執行革命政策，來打擊黨內反動派，保証總理遺教的勝利，也是第二次大會以後敗的教訓，都是值得我們重新溫習一遍的，因為它的影響中國的革命問題太大了。今天我們可以強調的說，中國革命的根本方向，還沒有超過這兩次代表大會所規定的革命範疇，所以兩次大會所定的政綱，政策，還是我們今天的藍圖目標。不管今天國內各階層的革命力量的比數上，起了很大的變化，然而以農工為中心而團結各階層的聯合戰線以取得革命的勝利，還是中國革命根本

話后編

本期付印的時候，正值魏德邁來華，不少人對他還存點幻想，但是從他過去

的作風及杜魯門主義的對蘇聯政策看來，魏德邁還來華幹些什麼好事，恐怕不難明白的了。

我們覺得鄧初民教授的
對目前時局的看法，是很正確的。
為了明瞭國際國內的一般基本形勢，鄧教授的那篇時局論文，很值得一讀的。

叛總理遺教的行動。當時有人說過：軍事北伐，政治南京，就是說，軍事的北伐，可以勝利，而政治到了南京，必定失敗。現在回想起來，事實確是如此。因為，任何革命運動，真是注重軍事，而忽視政治，革命一定會遭受失敗的厄運。當時黨內，就有野心家想以軍事的投機，竊取黨權的陰謀，何況黨內當時，就有野心家故意製造事件，驅逐李之龍、民主與反民主之分裂與鬭爭。十五年三月廿日事件，就是黨內野心家故意製造事件，驅逐李之龍

鄧初民教授的看法，是很正確的。國際國內的政局，鄧教授的那篇值得一讀的。
「民主」，是「論
之轉載。

致國民黨民主政團的

一封公開信（轉載）

由中山先生領導了四十多年的國民革命，從反動的封建勢力混入本黨，控制了黨的機構，排除了忠實同志以後，就完全變了質。

在反動派的長期壓迫下，本黨的一些忠實的革命先進不顧犧牲，領導着許多熱誠的中山先生信徒和忠實黨員，堅持中山先生的革命路線，遭成了今天國民黨在野的那樣強大的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弱小的無產階級接受他們不妥協政策的領導，艱苦奮鬥了二十多年，到今天他們的力量也空前壯大起來了！

貪污腐敗自私自利的封建反動政權二十年來剝削壓榨和內戰消耗的結果，使絕大多數中小資產階級份子陷于整個破產的境地，而不能不走向革命的道路，這個中小資產階級革命的潮流，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潮流，由于革命目標相同和革命對象相同，無疑地將要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和世界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勾結因而成為中國最頑固最專橫的反動勢力的本黨封建築團，是今天中國一切罪惡和痛苦的根源；成爲袁世凱第二的本黨反動派則子，用盡一切比袁世凱還要毒辣和殘酷的手段，來打擊本黨的開明人士，和阻礙着中國的進步。今後怎樣運用所有組織上宣傳上軍事上的力量，把袁世凱第二及其御用的封建集團打倒，以掃除革命的最大障礙，實現各黨各派真正合作的民主政治，是國民黨進步派和中國的每一個革命力量一直到今天爲止，本黨在中國還是第一個大黨，在野的革命力量也很雄厚，今後憑着本黨悠久光榮的革命歷史，中山先生的傳統精神，與各黨各派所一致接受的三民主義，和數百萬的忠實黨員與幾十萬的革命武力，加以不屈不撓的革命先進的領導，必然地將成爲中小資產階級革命的大本營，領導中小資產階級的進步積極份子，打倒大資產階級的反動勢力，完成民主革命的神聖使命，不可否認地，無產階級政黨

美英法之間

在目前國際關係上，美英法之間，於表面上看來，似乎是比較和諧的。但是事實上，則殊不盡然，他們之間，分歧與矛盾，是相當深刻的。

遠的且不必

說，我們就看看最近的國際形勢發展吧！在巴黎會議上，美英法三國一致地堅持自己見，排斥蘇聯的主張，結果是不歡而散了。在這一個場合，他們三個相處一堂，不能不算很協調及和諧的了。

但這是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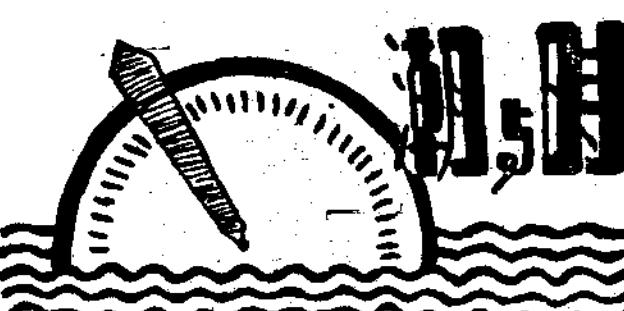
其殃的却是英法兩國，美國之插足中東，企圖復興德國，及獨佔日本，無一不與英法兩國現實利益相衝突的。

在西德的經濟問題上，英美意見的分歧，較爲顯著，據英外交部發言人的聲明：「英國政府希望在華盛頓召開英美會議，討論德國的糧食供應，煤產及其他經濟問題，而不

希望像美國建議的那樣，只開會

論魯爾煤產問題。」（合衆社倫敦十八日電。）

關於分擔佔領費問題，美國須仍願多負，但必須與英國交換佔區



和矛盾，從此就緩和，甚至於消滅了呢？現實的答覆，必然是否定的，因爲今日的美國，無論推行「杜魯門主義」也好，推行「馬歇爾計劃」也好，名目上雖然是「反蘇」，但是骨子裡則是美國的擴張，擴張的結果，首遭

佔領區包括當年的魯爾工業地帶。所有這些，我們可以看出美國怎樣陰謀獨佔西德底富源。

在同一問題上，美法的矛盾更爲尖銳，法國擬過問魯爾，而美國表示拒絕，美國積極扶助德國工業復興，法國却認爲對她的

和其他進步的中小資產階級政黨的努力，可以促進民主革命的完成，因為今天無產階級的政黨，正用着比其他任何政黨所用還要強大的武力來直接打擊本黨的反動派，而中小資產階級的其他進步政黨，亦在組織上團結社會上的自由民主人士，和在宣傳上灌輸他們正確的政治認識。

反動派在勝利兩年以後的今日，由於變本加厉，倒行逆施的結果，無論在經濟軍事政治、教育文化及社會秩序方面，已面臨崩潰的前夕，為了作垂死前的掙扎，所加于民主人士——尤其是始終與反動派站在對立地位而絕不妥協的人士——的殘暴亦愈甚于過去任何階段，將他們連同許多無辜的羣衆成百成千地逮捕和打殺，並且濫封報館，散佈暴動的謠言，造成極端恐怖的現狀，使得那些早年追隨中山先生的忠實而積極的知名革命領袖，及其幹部們，根本無法在國內立足，而不能不暫時集中在中山先生早年活動根據地的香港。（附署一小段）

過去的革命歷史明確地告訴我們，革命的最後勝利，必定屬於有正義有真理的一方，惟勝利不可坐待，我們還要靠自己的加緊努力，使真理正義和羣衆與武力結合，俾最後勝利有鞏固的基礎與確實的保障，為了在最短期間，發揮最偉大的革命力量，今後我們的共同努力方針，應該是：

第一、加強黨內民主政團統一戰線。年來由於本黨多數同志紛紛覺悟，組織了許多大小改革的團體，但這些政團個別之間殊少聯繫，更無統一的政治主張，為了共同反抗強大的本黨的反動封建勢力，必須把這些政團嚴密而統一地組織起來。在這些民主政團中，民聯無論在歷史上人才上羣衆上，都具有領導的條件，可以成為統一陣線的中心，團結所有黨內的民主團體和個人，改組成為一個強大有力的革命組織，再以這個組織為中心，吸收各黨各派的優秀進步份子，湊合成革命的洪流，以為將來建立民主進步的國民黨的基礎。

第二、發展革命武力。革命武力是打倒反動集團和保障民主政治的實現所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中山先生的革命傳統，就是要用武力

安全，有莫大的威脅，而堅決反對。據合衆社華盛頓二十日電：

「法國已通知說，如果馬歇爾計劃要重建德國，不能滿足法國的安全要求時（此項要求是將萊茵區從德國割分開來，並把魯爾國際化）法國不能遵循馬歇爾計劃。」由此可見，美法的矛盾激化了。

美英和美法矛盾的加深和擴大，無論如何，是不可避免的了，其結果雖然不至於三國完全反目，但是馬歇爾計劃却會由此而完全歸於失敗，是可以斷言的。

對日和約問題

據華盛頓十六日的電訊，美

國已向遠東委員會建議商討對日和約，美國之所以急於與日本早訂和約，其目的無非欲收買日本，把牠放在反蘇的棋盤上，作為一隻有用的棋子。美國這種曖昧企圖，不但遠東的盟國，有此認識，就是日本的觀察家也這麼說：「美國這個行動，目的在使日本條約完成，其影響所及，一定

會使日本人的感情趨向於美國和與美國行動一致的國家，以反對共產主義集團。」（合衆社東京十七日電）

在未來的對日和會，美國又要反對否決權，聲稱如蘇聯反對，亦準備單獨對日締結和約。由此可見，美國當局對日本，不但管制要包辦，而且還要包辦締結和約。

對於美國的包辦管制日本，蘇英澳等國早已表示不滿，這回又想進行包辦締約，蘇英澳等國亦均表示異議。這因為美國的對日政策，必然是養虎為患，將來受威脅的，遠東盟國都有份兒。

我們中國，地理上與日本最為密邇，歷史上亦屢遭日本侵擾。然而我們的政府，對於美國所執行「養虎」政策，不但熟視無睹，而且緊跟着人家尾巴，對日本「寬大」，主將扶助他復興，這是甚麼原故呢，難道他們以為日本給我們中華民族的苦難，還嫌不够多麼？

推翻反動政權。沒有革命武力，不但不能成功，還要被反動勢力消滅，

本黨在南方的既存的革命武力還很脆弱散漫，今後必須設法加以充實，並加強實施思想訓練。本黨進步派以外的中小資產階級的進步政黨或團體，由於缺乏武力的保障，只能在另一方面負一部份組織與宣傳工作，而不能担负在基本上用武力推翻反動政權的任務。

第三、廣泛組織民衆與展開宣傳，儘量揭露反動政權的黑暗腐敗，及其所用的卑劣技術，號召全國人民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起來共同反抗。

第四、中小資產階級本身所帶的傳統的妥協性，動搖性和英雄主義與強烈的領袖慾，使組織異常鬆懈，革命工作不能積極推進，爲了克服這些致命的缺點，我們以了切實接受和實踐中山先生的全部遺教以外，還要虛心學習和多多採用無產階級在長期革命中以血肉換來的豐富寶貴的經驗教訓，和思想方法，以嚴肅我們的組織，加強我們的工作效率。

本會同志是已有深切覺悟和進步思想的一羣比較後進的國民黨中下層黨員。幾年以前，在重慶反動勢力的嚴格控制和極端壓迫下，在精神上物質上嘗盡了一切痛苦，而暗中摸索地向革命道路前進。抗戰勝利以後，大家集中在東北一帶，看到本黨反動的封建集團的弱點完全暴露，和各黨各派掀起的局面，發覺所負責任的重大。但我們對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革命傳統有堅定不移的信念，我們堅持本黨五十年來反帝反封建一貫革命路線，而堅決反對封建集團與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勾結的錯誤道路。

在今年三月間，當反動派不顧一切斷然造成全面分裂，我們曾公開表示對時局的主張，指出本黨反動派的一切暴行，應由他們自己負責，并且勸告他們立即懸崖勒馬，停止內戰，以避免整個崩潰。至于本黨的數百萬黨員，將起而消除黨內的腐化封建築團，重新建立一個民主進步的國民黨，與各黨各派共同合作，爲大多數人民謀利益。

由於痛切感覺到中小資產階級——尤其是其中的中上層知識份子

反對日貿易

抗戰勝利以後，我國民族工業，內受內戰的影響，外遭美貨大量傾銷的摧殘，不但不能復原，而且處於風雨飄搖，搖搖欲墜的境地。這樣還是不够，最近又碰到了一個最大的威脅，這就是在不久的將來，日本廉價商品的大量傾銷問題，因爲八月十五日日本私人貿易即可開放。而中日兩國間的貿易，據中央日報的消息，亦將於九月一日重新開放了。

這個噩耗，對於基本上已是先天不足，更兼後天失調的民族工業，確是雪上加霜，因爲日本工業在戰前已雄視東亞，我國工業固然望塵不及，即若干強國的輕工業，亦受到不少的威脅。現在他們雖然戰敗投降，國家受制於英國管轄及佔領，但是在美國姑息和扶植之下，他的工業力量，實力依然强大，如果捲土重來，以我國民族工業力量之薄弱，當然不是他們的對手。

目前我國工商界人士對於這

種危機，已有充分的認識。以上海爲首的工商界領袖亦已紛紛提出抗議，促請政府展緩恢復對日貿易。其中馮玉祥協會常務理事胡伯翔氏之見解，較爲具體，他嚴正地指出：「開放對日貿易，目前尚非其時，戰前日本傾銷，致危害我工業建設，實爲前車之鑑，戰後自應加以慎密考慮，渠贊成中止派遣商務代表團赴日，認爲政府應先確定整個對日經濟政策，否則日貨排山倒海而來，我民族工業，將更陷入困境狀態，如必欲開放，亦應嚴格審定其是否爲必需輸入並須考慮我國可有多少貨物輸出，以免濫用外債，而防入超指數激增，危及國本。」（中央社上海十九日電）

我們認爲，胡氏的意見，入情入理，政府當局如果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着想，是應該接受的。不過，據南京廿三日電：「對日開放貿易問題，昨晨政院會加討論，一一致委對於開放對日貿易之原則，均表贊成，昨晨會中無

——所患的英雄主義，領袖慾和投機性，妥協性，阻礙着革命力量的集中和壯大，早在幾年前，我們已經着實地把那些毛病克服了。相反地，我們常常互相勉勵和訓練自己，絕不計較個人的地位和報酬，誠心誠意地接受革命先進的領導，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和犧牲，來替人民服務，同時，我們還在不斷地自求充實，使自己具備做一個優秀革命幹部的條件。

雖則如此，我們仍然深感本身力量太過微弱，和革命經驗的過于缺乏，而不能不迫切地需要參加黨內更廣大的一個革命陣營，如果本黨的民主政團統一陣線能够形成，我們願意無條件地做一個最忠實的成員，把我們的一切貢獻給整個組織；如果這個民主政團統一陣線在短期內還不可能成立，爲了壯大本黨的民主陣線，我們亦願無條件地犧牲自己組織的成員，以個人資格參加到民聯裡面，再結合京滬一帶的民聯同志，就可組織一個民聯支部。我們更盼望我們的這種行動，對於黨內其他民主團及個別的進步份子能够作爲一種良好而勇敢的示範與鼓勵，使黨內各方面的民主勢力能够在最短期間內融合而壯大起來，這是非常值得採取的必要步驟。

最近民聯同志在民潮中所發表的談話和所提出的主張，我們完全站在進步力量方面，是可以全部贊同的，上月中，本會同志根據民潮上所載民聯第四次會議報告討論的結果，一致認爲有取得密切聯繫的必要，因此我們曾上函任潮樹渠等四位先生，提出我們對組織黨內民主政團統一陣線的初步意見，現在我們感到時機更加迫切，不能不站在本黨忠實同志一份子的立場，向本黨民主政團再度呼籲，盼望各民主政團的負責人士，對於我們這後進的革命同志，不容氣地給予指導。諸致革命的敬禮！

中國國民黨民主政治學會全體會員同啓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于南京

人提出反對意見。」這些「政委」所持的理由，現雖無以獲悉，想來不外乎這是美國爸爸的主意，做乾兒的不能違背罷了。

魏德邁與內戰

魏德邁已經到南京了，這一位將軍，對於我們中國人，並不算陌生，他是騎錯了馬的赫爾利大使的好拍手夥計，他是蔣主席的摯友和支持者，在勝利之初，他的拿手好戲是登陸平津青島各地，爲國民黨軍隊作開路先鋒，繼而以海空兩路爲之運軍運械及訓練裝備國民黨的軍隊，鼓動中國內戰。因此而有中國內戰工程師之稱。

這位「內戰工程師」，我們久遠了已有二年多時光，現在又重來了中國，究竟何所爲而來呢？據說是奉美總統之命對中韓各方面的情況作一調查，名堂是頗爲堂皇冠冕的，然而實際上是不只此而已呢？我們相信稍爲明眼的人都不會相信那是真話。因爲國民黨反動政權，無論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是面臨絕境，如果沒有美國支持，則有垮台的危險，而美國杜魯門政府是不願見世界上任何一個反動派政權垮台的。因此，他對於搖搖欲墮的國民黨政權，決沒有袖手旁觀，讓其自生自滅，自不待言。不過，國民黨政權實在太不中用了，美國政府又送又借的金錢和軍火，已有好多次了，但不僅絲毫沒有效果，反而花得花，丟得丟。頃刻之間，便一乾二淨。因此，即使慷慨有如杜魯門，馬歇爾諸公，看了也覺寒心。於是不得不特派這位著名的「內戰工程師」重來中國實地調查和策劃一下了。

對於魏德邁此行的任務和美國將來可能的做法，現在下結論未免過早，但是他此來是想看看用怎樣方法來加強南京政府的力量，使其有效地接受美國各種援助，却是可以想像得到之事。

七月廿四日 文儀

丁亥暮春

真國吟艸

陳銘樞

丁亥大士農場春歌

我願吐出心中語，步出荊棘人不知，
目欣耳悅風吹過，桃花正放滿頭枝。
百鳥競鳴蝶弄粉，紛紛自得皆生機，
漫將價值相比擬，忙蜂一刻繩安期。
老農口角發天籟，把犧播種忘疲。

苦盡兵荒逃至此，主人夏氣堪相依，
主人拋卷無一事，離離晨夕欣追隨。
肝腸痛楚經摧過，唯有童心不肯撕，
白耕慈母汝曹力，慚愧無能一吐詩。

摘櫻桃

樹矮結子多，葉嫩未婆娑。一日數巡視，漸漸紅奪綠。
伸手熟先摘，稚兒仰面呵！口嚼手速握，往復看條何。惟此櫻桃耳，適植塘之阿。
實落株無數，春乾嘆則那！明年篠官滿，入市達車駕。

時雨吟

農家望時雨，圓圓爭投機，仕宦續寵幸。
窮士默嘵嘵，缺雨不怨天，縮食更力田。
兵戈況擴延，十室九化塗。工人半棄歇。
悽苦農比烈，萬民膏血竭，窮辛忘愈得。
時勢蘊如斯，窮士懷悽悲，郵治知何期。

農國紀實並寄天如

民聯南方執行部斥

枝繁花色重，滿園白間紅，爭春集百鳥，
播粉亂蝶蜂，兼旬不得雨，宵夜扇長風。
豔陽驕嫩綠，翠沼晒薰烘，誠哉佳麗地，
遊侶贊芳蹤，唯有力農者，懸眼望豐登，
雨師不作美，半落力不充，兩麥亦瘦弱，
種豆結稀鬆，豈不憚勞苦，天理固難通，
怨天抑何補，守拙安固窮，寄語孤島客，
時節特毋同。

春殘，春殘，清明穀雨一月晴暖闊田乾。
澆蔬頻頻桃半落，播穀引水溝塘銀。氣
燥時疾偏侵襲，稚兒弱叟俱屏顛。有田
百畝中農稱，我從仕宦歸耕人，災患猶
疾猶可度，堪憐四野疲饑貧。陰雲展佈
輒出現，欲雨不雨空逡巡。前方戰火久
不息，有田地荒屋破壁，徵購徵賣何時
休，欲逃無路生無術，惟茲附郭雖春乾，
即長旱時猶冀恤。吁嗟夫！廿四史紀盡
兵荒，黔黎被驅如犬羊，返室把卷復置
書，空咄咄，繞彷徨。

前政治經濟軍事面臨危機的頹勢下，竟不知
悔禡，迷戀武力統一政策，妄求延續其獨裁
統治，並於本月四日「國務會議」中通過所
謂全國總動員案，充份暴露其好戰的狰狞面
目。此實為民國十六年「清黨運動」以後，
反動派挾持黨權，公開違反總理三大政策之
又一次狂悖行爲。如所週知，自去年本黨反
動派撕毀政協決議以來，其從事內戰的「總
動員」，事實上早已開始，目前提出通過之
動員法案，僅為一種強調其內戰政策的補行
「誓師儀式」。參加此一儀式者，尚有青年
民社兩黨之新貴在內，但其作用亦不過為圖

黨政府「與民為敵的兇惡臉譜而已。
此一「總動員法案」之目的，不外乎
下列三點：（一）妄想竭澤而漁，向人民
搏取最後的血汗，以充其投向內戰的孤注；
(二)公開表示歸依杜魯門主義，企圖博取

民黨反動派分擔一部份戰罪，暴露所謂「三
黨政府」與民為敵的兇惡臉譜而已。
此一「總動員法案」之目的，不外乎
下列三點：（一）妄想竭澤而漁，向人民
搏取最後的血汗，以充其投向內戰的孤注；
(二)公開表示歸依杜魯門主義，企圖博取

食茶行

食可得茶苦，吐不得心苦。茶苦縮眉長，心苦不能捫。耳聞目覽盡災難，兩淮大河東南北俱焦爛。兵燹凶歎且莫悲，委壑無醫千萬期。民物不可說，法令遵章執作惡。白可說黑，潮可倒流，不過黃河心不休。口耳方寸我何求，失意見謾足羞，一夫不獲若推溝。吁嗟夫！全身一髮牽可動，身墮一髮知何用。心苦祇如斯，語人人不知。

與技術主任逸農對語

「百金養人仇，十金養人恩。」厥為厚報讐，姑息益成冤。乃知君臣術，不如蒙犬豚，勞資苟俱主，恩祿共訖言。所能所得得，世界開新元。

兩驥

瘠田二百畝，半載漸成腴，入市煩變鹽。幼者長柔順，壯者頃強健，主人德厥力，增豆策肥牘。美食助火性，驅歸力有餘，壯者忽惡作，奔反如狂飆。旁人驚呼叫，追逐端驥夫。車飛掠一孩，嚇倒途邊閭。禹造人撫摩，血額氣尙蘇。

執事向余言：速送醫藥，隔宿恐有變。

村聚利與誠，生事賤牛馬，戕之起賴誰？我開始怪駭，細想實不無。厚資陪送市，醫院告無處，其親反來謝，感激加稱譽。於茲見風俗，慎處切勿疏。口腹滋淫患，養人豈驥殊，二理同時得，入時儻不虛。

蜜蜂行

蜜蜂德備超人倫，其性慈潔能團羣，從生至死安劬勤，剽掠儼然張一軍，近花一日採百遍，遠卉三里往還不息晨昏。文理綿密妙組織，羣策羣力不自德，釀蜜喂蛹供其王，怠者惄惄無憚恤。俗類蠻族之獵狠，實標文化之極則。君不見貧病懶苦幾盤沙，雄獅酣睡任騰嗟，當爭兵燹長不解，可堪磨爛新中華，陽日全球仍逆向，漫傳天下共一家。四大自由何日企，返視茲蜂當愧死。

答于默淵雷見訪

附原唱：

太平門外種瓜人，曾是臥龍躍馬身，白眼微紅知戀照，青山向媚見情親，一泓碧鏡恒河水，十丈紅塵魏闕塵，便欲結隣相爾汝，華嚴應現萬家春。惜于默繁青訪，真如老居士於大士落花勤掃知時節，與子同歡莫刻春。

農場即贈

美國的更多的喝采和物質援助；（三）使內

戰「合法化」，俾可以明日張胆誅一切民主黨派人士（包括國民黨內日益增長的民主份子）和鎮壓各城市的人民反內戰運動。為貫徹上述目的，本黨反動派今後之行動，必更瘋狂，全國人民在堅持民主和平運動的鬥爭中，必須加倍警覺，加倍團結，以民主力量，多數人的總動員，粉碎獨裁者少數人的總動員。此外，吾人尚須鄭重指出，時至今日，本黨反動派御用之各級黨務機構，已絕對不能表達真正基於總理遺教的黨意，海內外一切真正的三民主義信徒有充份權利對反此一違反總理三大政策精神的總動員措施，吾人願竭誠呼籲黨內一切民主派別及忠黨份子團結起來，為恢復本黨十三年改組時期的山路線而鬥爭，為實現總理「和平，奮鬥，救中國」的臨終遺言而鬥爭！

小碧

民 潮 副 貢 — 反 內 戰

荔枝的回憶

又是荔枝紅了，市街上數不盡的某攤盈累地擺着這南方獨創的鮮紅的荔枝，襯着翠綠得樹葉紅的更可愛了，引誘着食譜的食客，也教所有的人都起了羨慕之感。我買了紅橙的荔枝，剝開了它底紅衣裳，帶着幸運底心情啖着它底雪白的肉體，啖着，我感覺一點兒酸味，埋怨買錯了還沒有成熟的荔枝，但是誰把還沒有的熟荔枝摘下來呢？

一年一度荔枝紅，人們對它沒有一絲兒異樣的感覺，只是把吃荔枝和吃其他東西一樣，吃完便忘記了，好像凡是供人享受的東西都是同此命運的，如果說人們對於每一件事都有記憶的話，也許僅記下與吃荔枝有關的事情罷。

我喫着還沒有成熟的帶酸味的荔枝，想著和荔枝無關的一些事情，十年前也是荔枝上市的季節，我們多難的祖國怒吼起來了，它要抵抗日本的侵辱，這個鬪爭召喚了優秀的兒女們加入戰鬥的行列，哥哥就因為這樣離開了荔枝正紅的南國，我們沒有「壯士一去不復還」的黯然傷感，只是想著凱旋的時期，我們許下了痛飲黃龍酒，這樣時代中的一段小事情深深埋藏在我們的記憶裡。想念遠方人的日子，不是普通日曆的飛快過去，可真有一「一日三秋」之感的，何況變故那麼多，政府之所謂國防線一下子給敵人扯垮了，那時候又喚着全面的人民的戰線，那樣廣闊的全面戰線，哥哥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也沒有給我們來信，更加深了我們的惦念，但只要從任何一方面聽到大江南北的怒潮，就會想念着大哥。因而覺得興奮的，即使這樣艱難的日子，我們相信大哥總是凱旋歸來的。

日子的過去，畢竟是太容易了，而對遠人的思念却是無比的遙長的，一年兩年以至八年，哥哥還沒有給南國寄

來一點消息，而戰爭也壞透頂了，我們的軍隊退到貴州高原和川滇山地，在那里也是惊惶的，然而在廣闊的華北平原，江南草地也還有戰鬪的訊息，我們想像哥哥是在戰鬪的行列的，我們以此自慰。

期待的一天終於到了，這是長長八年間才望得到的一天，更覺其珍貴，使人歡喜得發狂了，祖國贏起了勝利的旗幟，一切的期望都得暫時的慰安了。在這樣狂歡的日子，哥哥給我們帶來消息，他在等待着復員令，他是要在離家九年之後的荔枝紅的季節凱旋歸來的，我們歡喜得流下一把眼淚，但還是不耐煩等待那些日子的，巴望哥哥早回來，我們支拂下甜荔枝的美酒，準備歡迎苦戰八年的哥哥，並且為苦難的祖國同胞們祝願。

去年荔枝紅的季節，哥哥說要回來的日子，我們領受到前所未有的失望，哥哥拒絕開去他原來跟日本人作戰的地方打自己人，他要回來，來九年不見的故鄉，誰想到這却是犯了罪，哥哥給關進牢了。世界上的法律是那麼複雜，可是辦不出一條是和哥哥犯的罪相同的，也是莫須有的罪罷，不必作莫須有的申辯了，我們只是無比的悲憤，用沉默來表示抗議！

又是荔枝紅了，而且經過十度荔枝紅了，我們為哥哥備下的凱旋酒，已經酸化了，貯溫一下過去的十年的舊事，哥哥被人丟棄了，正如酸帶的丟棄，又好像是荔枝似的被啖後便忘掉，難道這是天造地設的無報償的麼？

南國的荔枝正紅，流徒了十年的哥哥，却做了冤軍的幽囚，這十年的變亂，彷彿是一場夢的，但是那爲了生存獻出的盈山的白骨，和那洒在平原的鮮血，將會培養出潔

痛苦的台灣

楊庫

台灣人民「二、二八」反獨裁暴政的抗爭，雖然被蔣政府的屠殺高壓政策鎮壓下去了，然而陳儀的「壞政府」終於在人民的巨大浪潮裏塌了台。魏道明奉命為第二任的「封疆大吏」，改組「長官公署」，成立「台灣省政府」，以示「台灣特殊化」的性質已經消除，實際上，這又是蔣政府官僚政治的一番敷衍的花樣。

現在回憶起來，「二、二八」台灣民變的發生，實在是光復近兩年來台灣現實政治迅速惡化的必然結果。蔣政府派集封建法西斯於一身的老官僚陳儀前往接收台灣，完全是因為把台灣看作一塊肥肉，看作是內戰的倉庫，因此，「一切為了內戰，把台灣獻給內戰」，是蔣氏獨裁政府治台最高的目標。台灣的米被搬走，糖被搬走，輪船軍火被搬走……一切都搬去填內戰的無底洞。因此，富庶安寧的台灣，「光復」一年才半，便使得人民無工做，無飯吃，終於起來向獨裁腐化的政府要生存。誰說台灣人民的「民變」，「暴動」是不應該的呢？

千萬台灣同胞冤死者的血，換來陳儀「封建王朝」的覆沒，但是，只要蔣政府還有一天做着內戰伴隨的迷夢，台灣這「有定限的存續」便一天不能逃開內戰黑手的攫取。這也就是說，只要蔣政權存在一天，台灣人民就一天得不到好日子過。

魏道明被派主台，主要有兩重意義，第一、希望魏氏以「自由主義者」的欺騙姿態，來收拾台灣已經失盡的民心。第二、更重要的，魏氏主台，曾因是受美國商人的擁戴，也就是說，蔣政府的任命省主席，最後還是聽命於美帝國主義的獨佔資本家們。這是因為陳儀時代的獨佔經濟政策，把台灣的點滴利益都入了官僚資本的囊中，美國商人想在台灣做生意，却飽受了閉門羹，因此，陳儀的下台，美國方面確也栽了一腳的。魏氏來台還不到一月，台北基隆高雄街上，隨處可見到美國商人，這與一年前「協助遣送日僑日俘」時代的滿街美國大兵，正可媲美。最近，據說台糖公司，高雄製鋁公廠，高

雄海港工程，都將與美帝國主義合作經營。開羅會議決定台灣歸還中國，但是美國官方到現在還不會承認台灣六百五十萬人民的正式國籍。「二、二八」事變時，台北美國領事館的處心積慮，企圖擴大紛亂，製造口實，也是衆所共知的秘密。記者本月中旬離開台灣，行前會與當地智識份子接觸，他們都一致說出台灣前途的黯淡和複雜，據說美國主義的秘密工作人員，積極在台灣展開工作，企圖以台灣再次的混亂，來準備在遠東和會上提出「台灣托管」的陰謀。美帝國主義的惡毒面目和無底的貪求，也許將決定台灣六百五十萬人民暫時的命運。

至於本身方面，魏道明的「自由主義者」的姿態，事實上一點也欺騙不了台灣人民，「二、二八」冤死者的血迹未乾，台灣今日依然是特務橫行，「鐵血暴民」的効子手，爬得更高，坐得更穩，另一方面，物價不斷高漲，工廠依然停工，農村凋蔽，失業處處，政治是最現實的東西，諸君巧語萬句敵不過一件事實：魏氏上台，拉出了「安定中求繁榮」的口號，這自然比陳儀「建設新台灣」的高調（其實是想送了台灣）聰明乖巧一點，但是，只要將政府內戰黑手一天還扼住台灣人民的咽喉，只要大陸上的經濟崩潰的風暴一天拖死着一水之隔的台灣，我們就敢於相信台灣「安定」之不易，更何來「繁榮」？

由上所述，我們當可看出台灣今日處境的痛苦，外有美帝國主義的虎視眈眈，和日本法西斯借屍還魂的窺伺近側；內有與人民為敵視人民如草芥的獨裁暴虐的壞政府，苛賦重征，巧取豪奪，台灣同胞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正有着如此的「內憂」與「外患」。這種痛苦和折挫，正和今日大陸上整個中國民族所面臨着的一個模樣。因此這也就證明了，台灣的民主自由幸福進步是與整個中國的民主解放運動不能分的，只有中國人民反美帝國主義反蔣獨裁政府的徹底勝利，才能帶給台灣以真正的解放。

七月卅日，香港。

舊 調 新 彈 半解

內戰打了一年多以來，從東北、華北、華中、華東都開闢了內戰場。戰爭之慘烈，比起過去對抗日本軍隊還加厲害，戰地新聞記者報導這一類事實的時候，往往運用了所有形容悲慘的字眼來描寫這樣的內戰。內戰發展到這個樣子，可真是萬民嗟怨，稍為悲觀一點的人便感嘆無可奈何了。雖然不乏權威觀察家指出不花太多的時間就可使國家統一，但一般人總是沒有誠心聽這類的高調，他們深惡內戰要使內戰，立刻停止，可是這樣一樁事情確乎難全中國人齊聲說反對內戰，指揮打內戰的陳誠參謀長也說要反對內戰，依此推論下去，內戰似乎是從天而降的無妄之災了，真的這樣想不免是近似心想。事實不容歪曲，發動內戰的責任在國民黨反動派，這已是一年以前的定論，也給年來的事實發展證實了，我們不必在內戰責任問題上做翻案文章的了。

最近國民黨頒下了總動員令，便是公開向人民承認了發動內戰，於是內戰問題也就更單純了，內戰就意味着國民黨反動派向人民進攻，反內戰必須反對國民黨反動派，而今却要研究怎樣反對的問題。過去一年多以來，學者名流奔走呼籲反對內戰，反動派却沒有從諫如流的雅量，直把反內戰的學者當作罪人，動輒拘捕監視；輿論界有指責內戰的，反動派也不見容，把各地所有代表民意的報紙封閉了，先說反內戰已經不濟事了，近些年各地方的罷工罷市罷課罷教運動，可說是以行動反對內戰的開端，但是反動派對這些事的處置是格殺勿論。再話鄉村的反徵兵反徵糧反徵工，也同樣遭到格殺勿論。反動派這樣的特務統治，實在不能以苦口婆心去冀求它放下屠刀，必須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我們要團結人民的力量用行動把反動派手中的屠刀解下來，這樣才可使內戰停止。

裝 腔 作 勢 三人

昨日報載被粵海關搜獲大批私貨之省港輪佛山號現仍泊省河太古碼頭，未能開出。粵海關當局奉廣州行轅命，在未奉到南京中央命令以前，不准佛山開返香港。聞現居粵之廣州行轅主任張發奎將軍亦有電回粵，詢查此事之發生經過云。從這段新聞看，國民黨官員們的明斷，辦事認真似乎值得稱贊的了，但是寫新聞沒有做得好，偏漏了一點，這次佛山輪三十萬元的港幣走私，其主持者頗明「熟性」，行之已久，無往不利，此次之失手，關係某方之一種手法，因知道已成公開秘密，某方頻頻受責，不能不一開殺界云。這是告訴人們，走私已是行之已久，無往不利的某方，那麼某方是誰，照想絕不會是小商人罷，明眼人不難洞悉。而這次走私失手，也不過是一開殺界，是要做給別人看的，所以必須做得恰到好處，於是中央命令，行轅命令，確乎熱鬧，但這不過是裝腔作勢而已。

三十萬元港幣的走私算得甚麼，我們看中國的兩個特權公司——宋子良的孚中公司和孔令侃的揚子貿易公司，輸入許多輸入管制條例列為禁品的東西，牠們憑藉勢力而獲得輸入許可證，並且把牠們以官定滙率向政府取得的外滙一部份再賣出。據稱以官價賣給孚中公司的外滙共值一五三，七八八，七二三美元，這筆外滙購買的全部是禁止入口的貨物。再說揚子貿易公司以官價獲得的外滙總值一八〇、六九一、〇六九美元，這筆外滙大部是用於不合法的買賣。這是陳立夫系的報紙公佈的，以在官設官的立場，恐怕還未說盡，却不會不真實的了。孚中公司與揚子貿易公司的買賣，都是不合法的，不過官家報紙沒有明說它是走私罷了。拿佛山輪的走私和它比却是小巫見大巫，可見上行下效，走私已是國民黨官員們的慣技，而有時公佈一些出來，只不過是做做捉賊，還要做得好看，故意裝腔作勢，希圖威嚇。但拆穿了却是損害！

大印：自由印務有限公司

反內戰

民潮副頁第八期

★港九各界反內戰大同盟宣傳部編★

提高警惕

八古

—評魏德邁氏來華—

美軍事援華政策執行者魏德邁氏以杜魯門總統特使資格來到中國。關於魏德邁，中國也許不陌生。誠如他自說：「曾任蔣委員長之參謀長及美軍司令歷時頗久，至感愉快。」但是中國人認識他，在抗戰期間，他利用了美軍司令的地位。把幾十師的美式軍械裝備了國民黨的軍隊。這些軍隊却是不打仗的；對那在敵人後方堅持抗戰的解放區軍隊，魏德邁是冷眼相看的。這偏袒國民黨無視人民的態度。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表現得更其明朗化，他以協助受降名義運用了所有的交通工具把退縮在黔川一隅的大批國民黨軍隊運送到人民解放區屠殺人民，這已是罪大惡極了。尤更甚的，把美國駐華的海陸空軍都調動了中國的各大都市，替國民黨軍隊進佔人民解放區。美軍所至之處，對婦女則奸淫調笑，胡作亂為，對人民大眾則動輒槍殺打棒，視中國人命如草芥。京滬間無日不見美軍車輛傷同胞，上海城大二子活被打死，北平王律師被綑成幾隻進流，北大女生沈某被強姦，天津區四個小孩給美軍試靶打死了。都是魏德邁的愉快的傑作。簡略地重抄一遍，也能幫助我們了解他這次來華的任務。

是怎樣促成他來華的呢，據合衆社十二日電分析有下列因素：（一）參議院議長范登堡力促美國政府援助國民黨政府對惡性通貨膨脹及對中共鬥爭；（二）馬歇爾在華調解雖有年餘，但仍感手頭沒有足夠的事實拿來作為決定美國怎樣方能切實援助的根據。前一點說的對，我們也可想見近幾時以來，國民黨政府向美國借款不遂，於是頓足號哭起來，這可憐相也可能逼得美國主子垂憐的。至於說援助國民黨政府的根據，資料不足缺乏的。以美國使節人員那麼多，調查中國情況不難，又以美國的一貫做法，就有根據援助國民黨了。只是內戰一年多以來，國民黨確是日暮窮途，情況一天天壞下去，美國主子也懷疑是否有回天之力。再就是中國人民也認清了美帝國的面孔。對於美國援助國民黨屠殺人民，已經深惡痛絕。美國要考慮再有大不謹援助蔣政府所起的後果。倘使美國不改變錯誤的對華政策，還是要援助國民黨，在今天情況之下，是要極其小心的。那麼魏德邁之來華，也許是屬意於此。關於這點，合衆社電訊指出（一）決定協助中國經濟復興的途徑——也許如商務部長哈里曼一週前所預告的把馬歇爾援歐計劃擴展到亞洲來（二）弄清楚美國是否應傾其物質和精神力量以爲蔣政府後盾。從此看美國是念念不忘援助國民黨，說它今後還是援助國民黨，也不爲妄斷的罷！

據華府廣播魏德邁將向中國政府提出四點願望：（一）不孚衆望及貪污官吏應退出政府，恢復直隸地方分權制。（三）裁減軍隊加強裝備。（四）改舉本位制，白銀以貨幣方式向美國購買。雖然還不知道他是否向國民黨提出了。照想是有可能提出類意見的。又是一套新花樣。向國民黨政府弄把戲然後給予援助。過去美主子場演之下民情兩派粉墨登場，却演出四不顧的醜劇。而今是又要拉些賣座之鮮肉裝丑角呢？照想被拉的也會鑑前車之覆轍，而免爲人民唾棄。中國廣大的人民過去飽受美帝國的苦頭。眼睛更加雪亮了。一定能够拆穿美帝國導演幫助國民黨鎮壓人民的任何鬼把戲。而且堅決反對美國以任何方式援助國民黨。不過，對於那對美國還有着幻想，以及美帝國助長中國內戰的陰謀，還是要提高警惕！

第十一期香港本部輔道售：國民港行一〇八號

吳國三十六年八月一日出版
通訊處國民行二樓一〇八號